

## 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 (1506 – 1552)

Lopez Gay 著

蕭瀟譯

聖方濟各沙勿略只活了46歲，作為傳教士的歷史僅僅十年。但是他乘船遊遍了東方的各個大海，接觸到當時的各種文化、宗教，尤其是伊斯蘭、印度教、佛教以及儒教。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傳教士，充滿對於基督、對於教會的摯愛——我們在後面會看到他傳教活動中教會中心主義的特色——他所考慮的完全是靈魂。他被封為「萬民傳教」的主保。<sup>1</sup>他做事不是因興致所來，而是有詳細的計劃。他的精神在今天，對於我們每一個傳教士仍然是具有極大鼓舞性的楷模。<sup>2</sup>

沙勿略出生在納瓦爾的沙勿略城堡，與納瓦爾皇室有直系親屬關係，一些皇室貴族的氣派自然流露在他的處事態度和信件風格中。沙勿略在少年時代失去了父親（1515年），後來在巴黎的大學學習「七藝」，1530年獲得「藝術學士」學位。耶穌會保存的關於沙勿略最早的檔案正是寫於巴黎，講述的是這個城市的精神風貌，以及在「城市裏流傳的一些異端邪說」，文件中充滿情感的談到「依納爵老師」<sup>3</sup>。

- 
- 1 1904年被封為傳教區的主保，1927年與聖女小德蘭一同被封為所有傳教區的主保。
  - 2 在耶穌會檔案館收藏著一萬五千封耶穌會士寫於17和18世紀的信件，要求去做傳教士，其中許多人說自己是受到方濟各沙勿略的感召。
  - 3 一號文件，（所有的引文都遵守G.Schurhammer和J.Wicky編制的*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que scripta*羅馬1944年版數碼法。第一個數碼指示文件號，第二個數碼指示段落。同樣的數碼法在主要的翻譯作品中也都被遵循，如西班牙文F.Zubillaga，英文Costello，義大利文A.Caboni，法文H.Didier等等。

在巴黎的那些年成爲他終生難忘的記憶，他在信件中寫下：<sup>4</sup>「……正在到達日本，在天主的幫助下我做了決定，……我要寫信給所有的大學，尤其是巴黎的大學，爲了提醒他們不要活得隨隨便便，做許多基礎的學習研究，而忽視了外邦人。<sup>5</sup>」

沙勿略居住在聖巴巴拉學院，在那裏很早就認識了依納爵及其他的西班牙人。學院院長是一位葡萄牙人，迪哥得哥威亞(Diego de Gouveia)，他給予後來的耶穌會士們許多幫助，也對於沙勿略的傳教士工作起到很大影響。很快在那裏組織起來一個國際團體，立志改革教會、探索新的理想，這個目標很直接的引導他們進入了傳教領域。地理大發現的壯舉仍記憶猶新，僅僅幾年前 J.S.Elcano 完成了環球旅行，發現了許多新的國家，最後回到里斯本(Lisbona) (1522)。這些新的國家打開了新的希望，爲皈依「摩爾人」或穆斯林，以及外邦大眾。

1534 來臨時節，在依納爵羅耀拉的周圍已經緊緊團結了一個國際小團體，他們聚集在蒙馬特爾(Montmartre)教堂，面對團體中唯一的神父，伯多祿法伯爾(Pedro Fabro)，宣發了三願：貧窮、貞潔和前往聖地朝聖。<sup>6</sup>這最後一個誓願非常清晰的表明了傳教區域：前往威尼斯，在那裏乘船去東方，在異教徒中間工作，但是如果在威尼斯等待一年後仍然找不到船隻，就折向羅馬，聽從最高聖座教宗指示他們使

---

4 如文獻 20, 8; 70, 8-9; 73, 4; 90, 5-7.

5 文獻 73, 4.

6 當時還沒有一個首領，所以沒有宣發服從願，而貧窮願只限於學習期間，但是後來他們也不爲職務接受報酬。

徒工作的地點和方式；但是即使得到機會去了東方，也要再回到羅馬，向教宗報告他們曾經去了東方，向所有的人宣講了福音，包括土耳其人，以及教會的敵對者。

1537年他們已經到了威尼斯，並且被祝聖為神父（不包括依納爵），準備乘船前往聖地。但是戰爭阻止了航行。在這種情況下，迪哥得哥威亞提醒他們：「忘記摩爾人吧，前往印度，葡萄牙王剛剛發現的東方大陸」。第二年他們來到羅馬，推選依納爵為首領，制訂了全面的傳教計劃：兩位前往愛爾蘭，兩位去印度。一個意外的機會，沙勿略需要替換鮑巴第拉(Bobadilla)前往印度，馬上著手準備他的旅行。經過波倫亞，到達里斯本，在那裏等候船隻。1541年4月7號登上聖地牙哥號輪船開始走向東方的旅程。

沙勿略以教廷使節和葡萄牙王特使的身份前往東方。當時所有被發現的或者待發現的地方都屬於葡萄牙王的保護區。他在里斯本收到的四封教宗敕書都是關於傳教問題。<sup>7</sup>第一封《藉着神恩》(*Cum sicut charisimus*)，教宗談及葡萄牙王曾經告訴他好望角外的東方地區和島嶼，許多人希望皈依基督，「我們有義務保存和宣講信仰，『我們派遣你作為我們和聖座的使節』前往所有那些人民中間，你們應該儘快的向那裏出發。」

「儘快」(*quantocius*)這個副詞也多次出現在其他的教宗函書中，表示「神聖的焦急」。所有對於那些初期的耶穌會士具有意義的事情也同樣是聖座所操心的。在另一封寫給埃提歐皮亞王達威的信函中，教

---

<sup>7</sup> 都出版在 *Monumenta Xaveriana II: Scripta varia de Sancto Francisco Saverio*, 馬德里, 1912, 119, -132, 寫於 1540 年夏天, 7, 8, 10 月份。

宗請求這位國王幫助沙勿略「我們的使節」開始他的傳教使命，<sup>8</sup>也同樣請求「紅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及印度所有省份的王公」給予幫助。<sup>9</sup>毫無疑問這些敕書向沙勿略打開了一個廣闊的非基督宗教世界，「恆河(Gange)的這邊和那邊」，更確切的說，就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沙勿略沒有利用這些敕書為自己求取利益，而是作為自己的精神力量和法律權力，為了傳揚福音。<sup>10</sup>沙勿略還受到若望三世王的派遣，「他在威徹爾(Vicere)特別的叮囑我們今年去印度」。從一開始沙勿略就為君主們如此熱衷於傳教而驚奇「如果不是親自經歷這一切，我永遠無法相信。」<sup>11</sup>

沙勿略記錄自己前幾個月在船上的情況非常糟糕，沿著幾內亞(Guinea)海岸的航行使他受盡折磨，「或者因為沒有一點點的風，船紋絲不動，或者天氣變化莫測」。最後終於繞過好望角，到達莫桑比可。從這時起他就開始為船上的窮人、受難的人和病人做服務。<sup>12</sup>這種對於窮人、受難人、孤兒、囚徒等等人們的關懷是沙勿略傳教風格的一個顯著特色。在果亞(Goa)他曾經赤誠的投入于慈悲友愛活動，包括精神和物質雙方面。<sup>13</sup>為了看護病人常常睡在醫院裏。六個月期間

---

8 這位埃提歐皮亞王達威是由葡萄牙大使結識的，他希望與天主教合作對付穆斯林土耳其人。他也被稱為：“preste Juan”。見 *Monumenta Xaveriana*, II, 127.

9 敕書 *Universis et singulis principibus*, ibi, 125-126.

10 文件 121, 1, 3, 記錄王候們交還給他教宗敕書時，承認他是「印度這些地區的聖座使節」(1)，誰阻擋他「將被棄絕，不只是被主教、大主教，也不是從我這方面，而是被聖座所棄絕，法典如此規定了。」(3)

11 文件 11, 3, 7

12 文件 13

13 比如文件 62

他停留在島上，得以與所謂的「和平摩爾人」接觸，他們是穆斯林與基督徒和平共處，在基督徒政府的統治下，需要交稅“la taxa”。或許他沒有和這些穆斯林講過話。離開小島，大帆船在肯尼亞的馬林地城（今天稱 Malindi）停留，在這裏他與穆斯林的接觸更加直接。他開始與各大宗教的代表們接觸，尤其是伊斯蘭。一天，他埋葬一個死在大帆船上的基督徒，「摩爾人被我們在被埋葬的亡者前的做法感動了」。後來一個穆斯林來拜訪沙勿略，請教他

*如果我們虔誠祈禱，在我們通常祈禱的教堂，常常有許多我們兄弟教派的來訪問我們。但是，他對我說他們正在丟掉許多熱誠，這種情況是否也發生在基督徒身上，他們討論這種惡果的原因，最後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

對話沒有任何結果。沙勿略認為穆斯林的祈禱如同沒有信仰的人們的祈禱，

*……上主我們的天主——他在一切事上都是忠信的——他不喜歡沒有信仰的人，更不喜歡他們的祈禱，就是因為這個上主願意祈禱在他們中間消失。*

另外還有一個摩爾人，穆罕默德教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一個“qasis”：「他說自己進入穆罕默德教後，如果兩年內穆罕默德不是來拜訪他，他就不再信穆罕默德，也不會在他的教派內了。實在是沒有信仰的人中的一個，罪人中的一個——沙勿略說——活得沒有信德」。同時沙勿略感動欣慰的是看到在許多摩爾人家中開始供奉巨大

的十字架。<sup>14</sup>這是沙勿略與穆斯林的初次接觸，當然不是很愉快的接觸，他缺乏準備。

航行的第三旅程，在到達果亞(Goa)前，先是素考透拉(Socotora)島，那裏沒有葡萄牙人，而是土耳其人，當地的統治者不允許他停留在島上。不過他得到機會欣賞“caciz”的長長的祈禱，雖然他不明白他們的祈禱詞是什麼。那是卡爾得(caldeo)文寫的祈禱詞。他們宣稱自己是基督宗徒聖多默的傳人，在他們的祈禱詞中很榮譽聽出「阿肋路亞」歡呼。<sup>15</sup>

1542 年到達果亞，沙勿略寫信給他在羅馬的同伴，請求聖召支援，「你們想想，他們會獲得巨大的收穫」。到達印度的時候，他在回憶由總督帶來的裴斯克裏亞(Pescheria)海岸的航行成功（1538 年 6 月 30 日）時，感謝總督在那個階段再與摩爾人沒有接觸。<sup>16</sup>重新相遇摩爾人是在摩鹿加(Molucche)。沙勿略認為穆斯林是在 70 年前到達那裏的，感謝從麥加——穆斯林相信那裏保存著穆罕默德的遺體——來的一兩個“cacizes”，許多人皈依了基督徒。也談到穆斯林，但是他們對這個教派一無所知。<sup>17</sup>現在讓我們放下沙勿略與伊斯蘭的關係。

---

14 所有的細節都在文件 15 號中，尤其是 8 節。或許“cazis”是 Shia 教派的一支。他們等待穆罕默德在第 12 代先知傳人中重新回來。這支教派的追隨者多是波斯人，而波斯人是古代 Milinde 教的創始人。

15 文件 45. 10. 沙勿略曾經想為一個他們的孩子施洗禮，但是孩子的母親是摩爾人，向沙勿略哭求不要為孩子洗禮。而基督徒也反對給摩爾人洗禮。

16 文件 19. 4.

17 文件 55. 7-9.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需要提及沙勿略並沒有請求葡萄牙王在印度設置宗教裁判所以皈依穆斯林和猶太人，而是請求從葡萄牙人的壞榜樣中保護「新受洗禮的基督徒」。文件 50. 8.

## 沙勿略的傳教旅行

讓我們回到印度，那裏是沙勿略傳教生活中最富於內容和經驗的地方，在那裏他找到了新的方法以適合那裏的人民。沙勿略面對印度人民充滿激情和幻想。那裏的許多人已經是基督徒，並懷著巨大的虔誠敬仰聖多默宗徒，並且有懺悔聖事和聖體聖事。當地的統治者對這些基督徒評價很好。在果亞有許多獻給「我們的聖母的隱修地」，吸引著許多人的朝拜。<sup>18</sup>

那時沙勿略開始他的傳教行程，沿著 Pescheria 海岸，那是基督徒的地方，儘管他們對自己的信仰並不瞭解很多。

*當我到達這些地方的時候，為所有沒有受洗禮的孩子施洗禮，以使大群的孩子得到聖事... 這些孩子們不放過我去辦公室工作，或者吃飯，或者睡覺，除非我教給他們一些祈禱... 只有懶惰才會拒絕這種請求，於是我開始教他們劃十字架聖號、信經、天主經、聖母經，我以這種方式培養他們... 我完全可以肯定他們會是好基督徒。<sup>19</sup>*

這是他在採集珍珠的人們中間者的首次工作。在許多異教徒的村莊他行一些奇蹟，他們因此便皈依基督，「只有在基督內才有救贖」。<sup>20</sup> 這是沙勿略明確的救贖宣言：耶穌是唯一的救主。從那時起沙勿略採取的傳教方法是從孩子和年輕人做起，並且：

---

18 很有意思提及在果亞附近的 Batim 有許多隱修地或者教堂獻給瓜大路裴聖母 (Guadalupe)，與 1531 年童貞聖母在那個村莊顯現時的名字相同。

19 文件 19. 2

20 文件 19. 3

當我給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翻譯了祈禱文後……我走遍了所有的村莊，手裏拿著一個小鐘，聚集所有可能聚集到的孩子們和大人。聚會之後，我一天兩次給他們上課……並且教孩子們給他們的父母、家人、鄰居等等所有的人他們在學校學習到的一切。每個星期天我聚集村莊裏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一起用他們的語言誦念學習過的祈禱文。

教理講授以「萬福母后」結束。<sup>21</sup>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沙勿略最初所採取的教理講授法，隨後逐步完善。

沙勿略真正的認識印度教嗎？當然他沒有深入到印度的腹地，他停留的地方只是葡萄牙殖民者佔據的沿海地帶。沙勿略說「葡萄牙人是屬於海洋的人」。他談起過婆羅門，但總是持負面態度：

*在這些地方有一些異教徒，他們所屬的階層稱為婆羅門，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異教徒。居住的地方有許多偶像：他們是些世界上最邪惡的人，*

沙勿略解釋婆羅門的一些禮儀，以及與他們進行的一些辯論。從沙勿略的介紹中可以看出他們雖然使用梵文，但是文化水準並不高。沙勿略對於他們的偶像沒有任何好感，只希望摧毀它們。<sup>22</sup>

沙勿略寫給他在孟西樂 Mansilhas 同會兄弟的 26 封信是保存下來的在 1544 年內唯一的一批文件，關於瞭解這位不知疲倦的傳教士的生

---

21 文件 20 中一段描述

22 文件 20, 10. 不過他認為他們在深處對於基督宗教是開放而可以接受的。



活非常重要。儘管信件所涉及的只是 Pescheria，但是包括了關於印度當時政治和社會豐富的資訊，以及地理。這些信件不僅僅介紹他的傳教工作，而且包括他深切的感受。這正是我們非常感興趣的。比如：

*關於這些地方我不知道再寫給你們一些什麼了，只有許許多多的安慰，那是我們的主給予那些身處從異教皈依基督信仰的人們中間的祂的使徒的。如果說在現世生命中有什麼喜樂可以說這些就是。許多次我希望告訴某個處於這些基督徒中間的人：「噢，主，不要在現世生命中給我許多安慰，或者，因您無限的仁愛與慈悲要給予我的話，就請接納我在您的神聖榮耀中吧，因為如果活著而卻在那些與您如此深刻地共融的造物中看不到您，將是最大的悲哀。」<sup>23</sup>*

1545年5月，沙勿略向北海岸出發到達 Meliapur（今天屬於 Madras）聖多默的墳墓。

*……在這個神聖的家裏，我被祈禱的強烈欲望所抓住，要祈禱天主讓我在自己的心靈深處感覺到祂神聖的旨意，奉獻自己的堅定意志，以及堅定的希望對於給予我這些願望的天主也允許我去完成它們。……天主聽取了我，給予了我內在的巨大安慰，我感覺到了也明白了祂神聖的旨意，我這一次應該向馬六甲出發。<sup>24</sup>*

事實上，沙勿略在1545年8月出發，走向馬六甲他通過心靈的安慰明白了天主的旨意。摩鹿加的傳教使命延續了長長的艱苦的兩年，

---

23 文件 23, 13. 當沙勿略還在羅馬的時候，人們就聽到他呼禱「除主之外，沒有別的，沒有別的」。

24 文件 51. 沙勿略停留在葬有聖多默的教堂從 1551年5月到8月。

從 1545 年 9 月到 1547 年 12 月。在這個遭遇艱難的小島上，沙勿略特別表現了他傳教使徒的偉大精神：

*當我看到這個摩爾島上的基督徒擁有靈性的教義，並爲了它接受拯救靈魂的洗禮，另外信需要我失去自己的塵世生命而救助他們的靈性生命，我下定決心留在摩爾在靈性上幫助那裏的基督徒，準備好去迎接一切死亡的危險，將我的一切希望和信心都交付於我們的主天主，請求他堅定我，根據我的微小的脆弱力量，如同我們的救主基督所說的：「誰要保留自己的生命反而會失掉……」。*<sup>25</sup>

在這次前往印度尼西亞的傳教使命後，他返回印度一年半，準備前往日本的行程。這之前他曾經在錫蘭(Ceylon)作過短暫的傳教(1545年3到5月)。這裏也如同印度，更加豐富完善了沙勿略的傳教方法與經驗。

*我們需要做朝聖者，準備好前往任何地方，只要那裏適合我們服務於我們的主，在孟西樂他重複：*

*不要長久停留在一個地方，而要持續的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如同我在南方的時候，因爲這種方式使我們更好的服侍天主。*<sup>26</sup>

沙勿略的傳教恩寵是爲別人開闢道路。

如何保持皈依者的激情呢？他們被沙勿略拋棄了嗎？不是，首先

---

25 文件 55, 4。瑪竇福音 16,25。

26 文件 50, 2, 4。他建議的還有清貧。傳教士是一個貧窮的朝聖者。

沙勿略努力為那些認識了信仰的人們施洗禮，如此建設起一個個基督徒團體。其次，他積極與平信徒合作，從孩子們做起，建立真正的堅實的平信徒傳教合作機構，最後他還寫「要理問答」。下面我們分步驟研究沙勿略的這 3 個進程。

## 洗禮

我們在這裏僅僅通過一些資料來看天主是如何降福沙勿略的傳教工作的。那些研究沙勿略生平和著作的專家們認為他為三萬人付了洗禮。<sup>27</sup> 一千多葡萄牙人；在素考透拉(Socotora)島基督徒受穆斯林壓迫的地方洗禮了一百多人；在 Pescheria 沿海洗禮了一萬多人；在 Travancore 得到國王的允許洗禮 macuas，一個月內就為一萬多人付了洗，

*……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去的國家，我們的天主引導了許多人成為基督徒，因此我得以在一個月內就付洗了一萬多人，我根據的是這種方式：每當我到達一個異教徒的村莊，你們派遣我去的地方，我留在那裏直到使他們成為基督徒……<sup>28</sup>*

接著是關於他的教理講授法的詳細介紹：他從祈禱著手，介紹信經和要理問答。包括唱誦。

在 Amboina 島上有一些基督徒村莊，西班牙人村莊，葡萄牙人村

27 我們採取 G. Schurhammer 出版在《傳教研究》(Studia Missionalia) 7, (1952), 33-76 的數據。

28 文件 48, 2, 3.

莊，更多的當然是當地人的村莊。他在那裏洗禮了一千五百多人，許多是當地人。這個島曾經被所有的人拋棄，因為島上生存的危險性和居民的邪惡。<sup>29</sup> 在摩魯(Moro)島洗禮了五千人。天主如此獎勵了他的勇敢和信心。另外在日本的兩年，他改變了方式，只洗禮了約一千當地人。最初的三個日本人是陪伴他從馬六甲(Malacca)到果亞的同伴，他們在耶穌會學院接受過培訓，1548年5月20號聖神降臨節從主教手中隆重接受洗禮。<sup>30</sup> 在上川島，中國的大門口，他正在進行另一個傳教步驟，離開日本(1551年11月)，在1552年8月決定進入中國，在這裏他洗禮了約300人。

爲了準備洗禮，沙勿略寫了不同的要理問答，針對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然後請人譯爲當地語言，而開創了一條豐富的基督宗教文學形式教理講授文體在東方傳教區的大路。他的作品都非常容易記憶。祈禱書中收集了許多這些教理講授的內容。

1542年一到果亞，他就利用雨季難行的機會，寫了天主教教理或稱小教理。<sup>31</sup> 這個教理的基本要點就是他後來在Pescheria用的內容，包括聖號、天主經、信望愛的實踐、聖母經、信經、及普通的懺悔經文。1546年在摩鹿加又寫了解釋、信經。<sup>32</sup> 所有的孩子和年輕人都學習記憶這些經文並且唱誦它們。

---

29 文件 55. 沙勿略在這裏又服務于病人，如同在醫院。

30 文件 73, 3. 這裏說的是 P. Cosme de Torres 他陪伴沙勿略到日本，後來成爲日本 Angiro 的 Pablo de Santa Fe 的第一任長上。

31 文件 14。

32 文件 58。

1556年版本傳到果亞，經過修改後，這最初的兩本書在1557年印刷。信經更長，從創世開始，尤其是天使，然後談及萬民得救的時間，新約的啓示，結束於末世論。更加有趣的是關於聖母論和基督論章節。書中所談到的事實上是一個關於基督徒信仰的神學總綱。

關於祈禱的方式以及靈魂得救的問題是我們保存下來的沙勿略所寫的第三本教理書的內容。是一個小冊子，他希望被大量翻印。內容非常實用。那裏指出祈禱需要在早晨起床的時候、中午和晚上都作。祈禱題目有很多種，獻給聖母的、天使的、聖體的和聖杯的等等。<sup>33</sup>

最後我們再談到耶穌會教理講授員的培訓，這是一本關於教理講授方法的小冊子。<sup>34</sup>沙勿略總是想辦法將他的教理書適合於當地文化背景中的人民。在1556年的版本中，也就是他使用於日本的教理書，<sup>35</sup>曾經有50多個概念借取於佛教，以代替原來的拉丁和葡萄牙文概念。

## 平信徒教理講授員的合作

我們不是要談及翻譯或者臨時的助理，而是教會的一個組織機構，根據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模型。在印度，沙勿略遇到了Kanakpillei（他稱他們Canacapula或者Canacapoli）。他們是結婚有家庭的平信徒，作為一所教堂或者小教堂的指導。沙勿略說他們

33 文件 66。沙勿略後來增加了一些。

34 文件 53。有可能是葡萄牙文寫的。我們保存的只是拉丁譯文。

35 沙勿略說，我們用日本語寫了一本小書，談及世界的創造及基督徒生活的奧秘。（文件 97, 21）。

「非常勤奮地在許多村莊裏向新接受洗禮的人宣講基督徒信仰」<sup>36</sup>除了保持教堂清潔，他們還在早晨聚集孩子們誦念祈禱，講授教理。下午，妻子們聚集年輕人講授教理。因此，沙勿略寫下的教理書從這些教理講授員那裏得到了非常了不起的幫助。<sup>37</sup>他也傳給了他們洗禮的模式。根據沙勿略的榜樣第一批進日本的傳教士在當地找到了佛教文化背景下的平信徒的合作，他們稱為 Dojicus，曾經是傳教士們強大的助手。

現在讓我們陪伴沙勿略進入日本。這是他的最後一次旅行，不過曾經有幾個月被迫中斷而返回印度。到達鹿兒島(Kagoshima)是在1549年8月15號，留在日本直到1551年11月15號。他似乎從不知道疲倦面對無盡的颱風和如山的工作，那是非常「危險的旅行」。疲倦嗎？當然會疲倦，但是他從不停止。他總是將自己開向新的前景。當他在果亞遇到日本人後，他曾經寫信給羅馬的會友們講述他對於這次新的傳教使命的認識，尤其是談及日本人非常具有好奇心，言行講理而且審慎。他相信如果可以講他們的語言，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尤其是當我的行為與我所宣講的相合時」，貴族們肯定會皈依。伴同這種事實，沙勿略相信自己聽到上主的召叫，他如此寫下：

*許久了，我的靈魂似乎感覺到，我本人，或者耶穌會的某一個，在兩年內將會進入日本。*<sup>38</sup>

---

36 文件 20, 8。

37 見 *Monumenta Xaveriana*, II, op. cit., 852.

38 文件 59。

陪伴聖沙勿略我們一起來到日本，看一看甚麼是他的傳教理想。傳教對於他來說是：

*彰顯基督信仰的事業……將這裏沒有信仰的人們帶到……對於天主造物主和救世主的認識中……盡我們最大的力量宣揚我們的神聖信仰，培養宗教的成長，……信徒人數的增長，以及我們的母親神聖教會空間的增長。*

漂亮的教會論。還是在日本我們看到沙勿略活動的目標，

*最大的安慰是，想到我們的主天主看到我們來到日本的打算、意願和目標。我們的旅程只是爲了使這些作爲天主肖像的人們認識他們的創造主，而且創造主也在這些以祂的肖像而創造、相似於祂的受造物身上得到光榮，直到神聖慈母教會、耶穌基督的新娘得到最大的發展。我們有足夠的信心看到我們旅程的美好碩果。*

這是另一段美麗的教會論章節，沒有信仰的人們並不是被否定，而是被沙勿略稱爲「天主的肖像」。後來沙勿略從日本又寫信：

*在這些地方，我們希望將人們帶到對於創造主、救贖主耶穌基督我們的天主的認識中。*

沙勿略來到日本希望獲得好的收成，而暫時放下印度，因爲那裏已經有了許多傳教士，尤其是沿海一帶。

在日本他很快就與佛教相遇了，尤其是與禪(Zen)，隨從他們的討論方式(Mon-do)。佛教師長們有他們一套嚴格的培育系統，沙勿略很合格的通過了他們的考試。引發的最首要的爭論是關於那些沒有接觸

到福音的人們的救贖問題（特別是先祖），以及關於地獄永恆性和倫理法的爭論。沙勿略接觸到了佛教的許多流派，都給予客觀的評價，不過充滿激情。

沙勿略的方式是從「上層」著手，不論是政府統治領域（省長，王）還是宗教界（大和尚）。這種方式事實上是中國儒教的結果，我們都知道日本是從中國得到的宗教，沙勿略因此決定爲了他和基督宗教的未來留在日本。

隨著時間的流逝沙勿略逐漸堅定了樂觀看法，他在寫給聖依納爵的最後一封信中充滿了希望和喜樂。1552年1月29號這封信帶給我們的討論和爭論具有非常深刻的神學價值。面對日本人關於他們祖先是否因沒有接觸到福音而被判罪的問題，沙勿略回答他們並沒有罪，因爲他們沒有接觸到但是並沒有拒絕。他瞭解到福音在他來到日本之前從來沒有被傳到過這裏。天主賦予了所有的人跟隨良知的能力，那是寫在每一個人良心上的法律。如果有人跟隨了這個法律，天主會因耶穌基督的恩寵而賜予他們救贖。因此，救贖，是普世性的。

*如果在天主慈悲的幫助下，生活在對於天主的忠信中，跟隨自然律，天主當然會給於他們得救的恩寵。*

救贖總是「恩寵」的結果，「恩寵」充滿了所有的福音沒有被傳到的地方。

在上川島，中國的大門口，沙勿略謝世在1552年12月3號。在8月份，聖十字架號船在上川島拋錨，沙勿略仍然可以繼續他的工作，



*我們建了一所教堂，我在那裏每天慶祝彌撒直到我生病發高燒，*

他後來恢復了一些，但是高燒一直沒有退，到12月繼續惡化。死在上川島，被同伴拋棄，孤獨，遠離他的兄弟和父親聖依納爵。他的葬禮由5個人為他舉行，安東尼，一個中國人，他的同伴；一個葡萄牙人；另一個中國人，另外有兩個僕人。從這些證人中我們瞭解島沙勿略到去世的非常平靜，一直與聖三位一體和聖母瑪利亞對話，手裏握著十字架，那時中國人帶給他的。十字架一直是他的光和力量。

今年我們慶祝聖方濟各沙勿略誕生500年，是一個懷念和仰慕他偉大的傳教楷模的機會。他使我們想起聖保祿，總是開闢新的道路，召喚其他的人一起來勞動，來密切合作。傳教士沒有固定處，總是不斷地尋找，向天主的召叫不斷地皈依，這種靈感幾乎總是通過心靈得到的安慰和感覺。沙勿略的生命是深刻的祈禱的生命，深刻的謙卑，將自己置於時刻的警醒和神聖光照下，做天主活的工具。